

浪漫的挑釁：創作新文本

編者序：在本土種植新文本

甄拔濤

「新文本運動」本來只是一疊十多頁的 A4 紙，是一班渴求吸取歐洲新文本養分的劇場人的美麗憧憬。2011 年初秋時分，前進進辦公室趕製計劃書的情境彷彿只是昨天的事。此前還有一個喚作「粵文辦」的新文本研讀小組。倏忽之間，兩年過去了，雖非回頭已是百年身，卻有輕舟橫渡群山的時間飛逝之感懷。

借鑒他山之石，素來是創作人有感自身或環境的不足而引發的學習過程。五位「新文本工作室」成員，各自懷抱對劇場的大哉問，不約而同為新文本魔力所懾，岌岌於從中攝取養分，依個人理解、喜好，轉化為一己劇作。這本劇作集所收的五個作品，就是五位編劇受「啟蒙」後的創作。《誰殺了大象》、《西夏旅館》、《漂流》及《耳搖搖》分別於 2012 和 2013 年的《新文本戲劇節》上演。《（而你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則 2015 年初公演。

我們常說，新文本是一個尚未釐清的概念，仍然有待劇作家及學者的實踐勾勒其清晰面貌，是以新文本的形式與內容可以千變萬化、令人目眩神迷。因此，五個劇作便各有其獨特的寫作方式和格式。我身兼編劇、編輯二職，在編書時少不免面對兩難。作為編輯，我的責任是力求全書格式統一，但面對這種新的劇場書寫方式，勉強要求統一，無可避免犧牲作者創造的獨有閱讀方式。

譬如《誰殺了大象》及《耳搖搖》有一些非舞台指示非對白獨白的語言，應否統一以某種字體或符號標示？經過編輯部和作者來回往復的討論，最後決定保留作者的意思，維持每個文本特有的閱讀方式。

據說浪漫主義（此處所指，是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，而非消費主義的）是抵抗資本主義的最好方法，而挑釁本來含有挑戰、輕蔑之意。但「浪漫」合成「挑釁」，卻產生不同語感——挑戰的初衷是強烈的情感，近乎激情，而我們想要突破、挑戰的，不但是外在的某一對象，也是內在的、自身的。《浪漫的挑釁》可以說是五個不同風格、議題的劇本最貼切之意象。如果讀者看過本書後，仍然想深入了解新文本的概念，或在學理上未能得到滿足，就要參看另一本書《躍動的交鋒——閱讀新文本》了。

二稿於 2014 年 12 月 26 日
香港牛棚藝術村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辦公室